



花城新春滋味长

■房小铃

农历腊月的风掠过珠江，携着岭南特有的温润，将年味一寸寸染进广州的街巷。这座千年商都的春节，是木棉枝头初绽的绯红，是祠堂门前醒狮的腾跃，是花市里攒动的人潮裹挟着茉莉与金桔的芬芳，更是老火汤氤氲的香气里，一声声“恭喜发财”的绵长回响。

广州的春节，始于一场与岁月的郑重对话。农历腊月廿三“谢灶”，家家户户以麦芽糖与甘蔗祭灶神，甜味黏住灶君的唇齿，只为上天言好事。待到“年廿八，洗邋遢”，竹帚扫过砖缝的沙声，是岭南人对“除旧”最朴素的仪式感——尘与“陈”同音，扫去旧岁晦暗，方能在新年的门楣上贴一方朱红挥春，让“福”字端端正正地凝视人间烟火。

除夕夜，盛放团圆饭的八仙桌上必列“八大式”。其中，白切鸡金黄油亮，取“吉”字祥音；发菜蚝豉炖猪手，谐音“发财好市”；红皮赤壮的烧肉，寓意日子红火；一尾清蒸鲈鱼须留头尾，祈愿“年年有余”……菜必成双，汤必老火，匙箸交错间，广府人对生活的热望在蒸汽中升腾。

子时将至，孩童们提灯笼唱起《卖懒歌》，红鸡蛋与慈菇在衣兜里叮咚作响。“卖懒，卖懒，卖到年卅晚！”童声清越，穿越百年光阴，与明末清初广州籍学者、诗人屈大均笔下“卖冷”的古俗遥相呼应。粤

语里“冷”与“懒”音近，旧时染红的鸡蛋驱散岁末寒凉，而今稚子卖去慵懒，换得来年的勤勉。

若说年夜饭是味觉的盛宴，行花街则是视觉与心灵的狂欢。自南汉素馨花田的遗韵，至明清七城门下的花墟，广州人骨子里对花的痴恋，在元宵花市中绽放得淋漓尽致。西湖路上，十里花街恍若流动的锦绣：蝴蝶兰如紫霞栖枝，桃花灼灼似少女颊畔绯云，金桔累累缀成“吉”的密语……花农吆喝声与游客笑语交织，捧一盆年桔归家，便似将整座春天的丰饶请入厅堂。

今年白鹅潭的夜空更添璀璨，2025架无人机以天为幕，绘出灵蛇盘踞木棉的图腾，烟花如星雨坠落，与珠江倒影共舞。45分钟的“火树银花”里，充满着人们对美的追求和向往。而南沙的“超级灯会”中，龙灯蜿蜒如星河，锦鲤灯影游弋成诗，光影交错间，千年民俗与先进科技共书新章。

广州文化馆的“潮玩新春”游园会，是一场传统与潮流的共舞。牙雕展上，200余件作品玲珑剔透，仙鹤振翅的瞬间被凝固在乳白的流光中。木雕师傅刀锋游走，木屑纷飞如雪，顷刻间砖雕窗棂上便绽开岭南

荔枝红。年轻人围聚在“粤剧快闪”舞台前，梅花奖得主水袖轻扬，一句“落花满天蔽月光”未唱罢，十四号线乐队的电吉他已掀起声浪——古老粤韵与摇滚节拍碰撞，恰似珠江潮水拍打两岸，旧时月色与今朝灯火在此和谐交融。

穿行于北京路的广府庙会，通草画匠以矿物颜料描摹骑楼旧影，灰塑传人将牡蛎壳灰揉进时光，捏出龙凤呈祥的脊饰。而“广州礼物”专柜里，醒狮化作蓝牙音箱，广彩瓷杯结合手工珐琅，非遗技艺不再是博物馆中的“标本”，而是人们可触碰、可共鸣的生活美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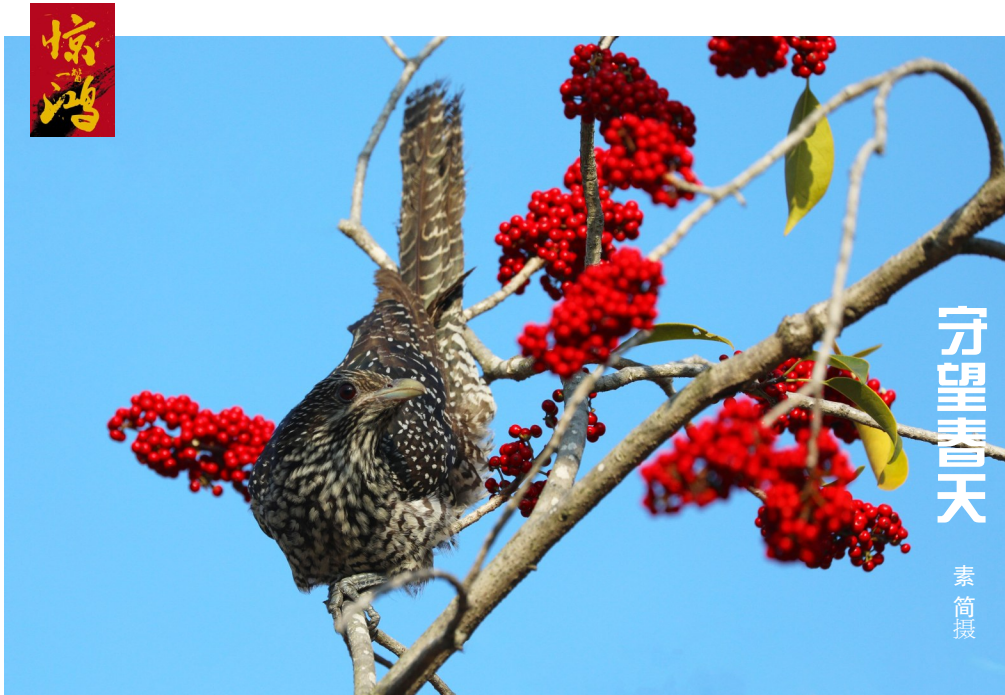
广府人对“意头”的执着，在春节餐桌上登峰造极。煎堆“碌碌”，金黄圆滚如满月，咬一口便是“金银满屋”；油角弯似荷包，芝麻糖心甜煞人，暗合“家肥屋润”的期许；年糕以糯米为主被蒸得软糯，层层叠叠的“高”字，托起人们对日子的虔诚仰望。

农历正月初七“人日”，数样青蔬在砂锅里翻腾：芹菜寓“勤”，蒜苗谓“精算”，葱段代表“聪慧”，茼蒿意为“结缘”，韭菜象征“长久”……祖母执勺，将《荆楚岁时记》里的中原古俗熬成岭南的羹汤。一勺入口，多种青翠在齿间迸发，恰似生命初萌时纯粹的欢欣。

元宵的汤圆浮起时，春节的华章渐入尾声。沙湾古镇的鱼灯仍摇曳，宝墨园的醒狮犹在腾挪，而陈家祠的瓦当上，一只灵蛇雕塑正昂首望向木棉的新蕊——那是2025蛇年的图腾，也是广州人对时序更迭的温柔注脚。

这座城市的新春，是古老的，亦是鲜活的，它藏在西关阿婆蒸萝卜糕的炊烟里，藏在骑楼下孩童少年追逐“利是封”的笑闹中。当非遗及民俗元素成为激活消费的有力引擎，当全球游客循着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涌入花城，广州的春节早已超越地域，成为情连国际的文化明珠。

岁岁年年，珠江潮涨潮落，而广州人对春节的挚爱，始终如荔湾湖畔的早茶，热气腾腾，滋味悠长。



川海文心

云横秦岭

■李 清

“东起商雒，西尽汧陇，东西八百里。”在浩瀚的天际线下，秦岭如同一条巨龙，以一种近乎永恒的姿态，静静地横亘于中华大地之上。其壮丽与辽阔，令人叹为观止。云横秦岭，可称自然之美的极致展现。

秦岭巍峨的身躯，承载了太多的风霜雨雪，见证了太多的世事变迁。从古至今，它始终以一种超然物外的态度，静静地守护着这片土地。每当晨曦初露，万道金光穿透薄雾，照耀在蜿蜒起伏的山峦之上，整个秦岭便如同被赋予了新的生命。而当夕阳西下，晚霞满天，云带缭绕于山峰之间，秦岭又

会变得柔和而神秘。

太白山与牛背梁，作为秦岭的璀璨明珠，更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旅人。太白山是秦岭的主峰，海拔3700多米，是中国大陆东部第一高峰。山巅之上，云海翻腾，如梦如幻。阳光透过云层时，洒在山巅，金光闪闪。云雾在阳光照耀下，时隐时现，变幻莫测。山风吹过，云雾随风起舞，时而聚拢，时而散开，如同精灵在山谷间嬉戏。

地处秦岭山脉东段的牛背梁，则以独特的原始森林景观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闻名遐迩。这里古木参天，枝叶繁茂，溪流潺潺，清澈见底。牛背梁的云亦独具魅力，它们时而轻

盈飘逸，如同仙女撒下的白纱，轻轻覆盖在山巅之上；时而厚重浓密，如同大海的波涛，汹涌澎湃。

其实，秦岭的云不总是这么温柔。贾平凹曾在《秦岭记》中写过秦岭的云盖寺。“之所以叫云盖寺，是云常常就把寺盖了。其实，云来了，不但盖了寺，也盖了整个小镇。这个冬季，霜降一过，云多是天才黑就从山上流下来，一进入南街口翻滚得如同席卷。很快，不见了街道……”而云从街道上散去时，“街道上都是云，店里灯光照出去，只能照出簸箕大一片亮”。寺后的河面上，云“弥漫成糊状，混混沌沌，完全看不见北街口那棵娑罗树，看不

见那六百二十八级寺门前的台阶”。这就是最独特的秦岭的云。

“秦岭—淮河”一线，是我国区分北方地区和南方地区的地理分界线。古人则称秦岭为“天下之大阻”。千百年来，秦岭仿佛是天地间一道不可逾越的界碑，将中国的南北风光一分为二，也在历史的长河中，镌刻下无数文人墨客的足迹与情思。

公元819年，韩愈因上《谏迎佛骨表》触怒唐宪宗，被贬为潮州刺史，途中经过秦岭，面对眼前云雾缭绕、崇山峻岭的壮观景象，心中涌动着无限的感慨。他在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中写道：“一封朝奏九重天，

夕贬潮州路八千。欲为圣明除弊事，岂将衰朽惜残年！云横秦岭家何在？雪拥蓝关马不前。知汝远来应有意，好收吾骨瘴江边。”这首诗不仅表达了韩愈对朝政的极度无奈，更透露出他对家国的深沉忧思。云横秦岭，既是对自然景观的描绘，也是韩愈内心世界的写照。他在这里寻找心灵的慰藉，也在这里留下了对秦岭的眷恋。

秦岭宽阔的怀抱中，每一寸土地都蕴含着故事，每一朵云都承载着情愫。这里，是自然与人文的交汇点，又是历史与未来的对话场。站在秦岭之巅，望着那云卷云舒，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声，感受到大自然的呼吸。